

# 还记得咱班的生活委员吗？

○ 闫长明（1981级化工）



闫长明校友

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。今年是1981级本科毕业秩年。40年前同学们满怀憧憬走向社会，经历时代大潮洗礼，各自收获多彩人生。我时常想起那时候简单朴素的吃吃喝喝，和我当生活委员的独特经历。

20世纪80年代初刚刚改革开放，同学大多是十七八岁，还在长身体，努力汲取知识的同时，也急需补充能量与营养。东区九食堂11点半开门，刚下课的同学们早已饥肠辘辘，潮水般涌入的同学在高高的碗架上急切翻寻自己的碗袋，碗袋里是自己准备的饭盆、碗盆。堆积在一起的碗袋杂乱无章、大多相似，如同当时穿衣打扮没有特点、难以区分。肚子咕咕直叫，随便抄起俩碗，赶紧加入长龙排队，今天吃饺子。饺子是食堂师傅手工包的，很抢手，四两面票加一张两毛钱菜票，好吃不贵但不太耐饿。高峰时食堂拥堵，同学们挤站在大餐桌旁，这边大声讨论老师今天留的作业是啥，那边几位同学约下午踢球可是场地越来越不好占。运气好能赶上鱼香肉丝、红烧带鱼或木樨肉等，再晚就只

剩白菜豆腐了。师傅会推出一个大澡盆子，里面是稠稠的大米粥，或是玉米碴子粥。饭台角上有一大盆咸菜丝，一大筷子一分钱，自觉取用。那时油水少饭量大，面票、米票和菜票得盘算着用，手头一松就熬不到月底，又得找女同学借了。

与优秀同学同窗，学习压力很大。同学们个个智慧聪明，咱必须比别人更刻苦更努力，晚自习比人家时间长，结果学习成绩没提高，夜宵又多消耗一个馒头。开学头一次班会，同学各自介绍互相认识，体育音乐各种才艺，“大神”云集。黔驴技穷的我说当过“劳动委员”，北方冬天寒冷，中学的劳动委员的主要职责是早点到教室，点火生炉子烧开水，上课之前让教室先温暖起来，柴湿煤硬不通风经常满屋子烟。南方同学们听着好玩儿，便推举我做生活委员。心想咱智力比不了同学，为大家跑跑腿干点体力活儿还是能行的。后来才逐渐发现，在清华大学当生活委员，功能和内涵独特且极有意义，最珍贵的是收获了同学间亲密无间的友谊。

那时物资相对匮乏，粮食定量供应。同学入学报到时，要出具各地派出所和粮食局开具的证明和介绍信，将户口和粮食关系转到清华大学。那时没有互联网，入学时需带全国粮票。大学生定量标准是男同学每月36斤，女同学每月32斤。男同学饭量大，往往需要女同学接济，这十分自然地为男女同学创造了交流的机会和借口，生活委员在懵懂无知间起到了媒介作用。

各省粮食供应比例与经济、生活水

## □ 值年园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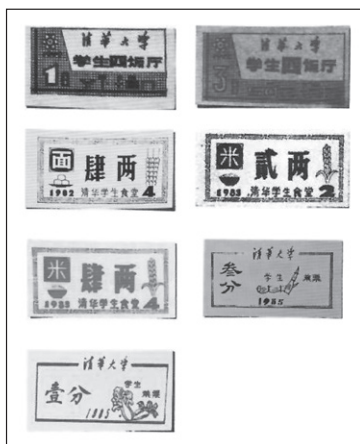
平有关。如山西粮票中，白面占30%，粗粮占70%；大米算杂粮，每月每人只有两斤；炒菜油每月每人二两。北京粮票中，细粮占70%，粗粮占30%；大米和白面通用。

生活委员的重要职能之一是给大家领取和发放助学金。入学时，生活委员需要协助班主任确定每位同学的家庭收入和人口，这些信息在当今是每家最重要的隐私，感谢学校和同学的信任。那时大多数家庭都不富裕，家中普遍兄弟姐妹好几个。父母工资除以家庭人口便是平均收入，依此酌情发放助学金。最高助学金是25元，最低5元，基本上每位同学都有。最贵的菜四毛钱，如鱼香肉丝、炸带鱼、红烧肉和木樨肉等，不敢天天吃，一周有个一两次；伙食费每月大约20元也就够了。九食堂后面是东区澡堂，澡票两分钱。北院理发一次两毛钱。高等数学是大课，写作业必须用印有清华字头的作业纸，一查好像是两分钱。那时从农村直接考到清华的比例比现在高很多，我对这些同学格外敬佩，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考上中国最高学府，一边长身体，一边完成繁重的学业。有的同学甚至还要寄钱回家资助弟弟妹妹，十分令我感动。他们品格坚韧，事业有成，大多是国家栋梁，更是我永远的榜样。

“无体育，不清华”，80年代校运会竞争激烈。那时，化学化工系每年六个班，主要竞争对手是无线电系八个班，化学化工系多次险胜。化学化工系重视体育，辅导员杜松彭老师与大家同吃同住，鼓励大家德智体全面发展。新生运动会我没有特长只好参加全能项目，获得第八名。杜老师见我鸡肋也不舍弃，推荐我到投掷队练了两年标枪和铁饼。

运动量大，更得有足够的能量和营养保证。生活委员的工作很关键，来不得半点差错。以班为单位领回全班同学的助学金和粮票，再根据每位同学的面票、米票、菜票需求，计算每人当月用量，再分发下去。这套业务没人教只能自学，开头感觉比上大课写作业还要费时费力。东区膳食科在5号楼西侧一楼，一个月只开放几天，业务不对个人，只对各班。那个年代没有计算机，没有Excel表，更没有AI，只能靠手工。刚好大一高等代数讲到矩阵，马上现学现用。在清华学堂上绘图课，大绘图桌派上用场，丁字尺画出一张矩阵图，横向是我班31位同学姓名和各自需求，纵向是助学金、面票、米票、粗粮票和菜票等多项，之后矩阵运算，效率大大提高，体会到高等代数课应用价值很大。

每到下午四点半，校园的大喇叭响起，宁静的校园被喧嚣声打破，东大操场笼罩在扬尘之中，同学们用书包占地儿摆成球门，满头汗水的同学追逐着上下翻飞的足球，班上的女同学在边上喊着加油。音乐室在新水利馆的北侧，有艺术天分者

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清华饭票

在这里弹奏合唱。这时候的我，还在教室的角落里分点菜票，心想赶紧数完别误了今天这场球，又想着可不能出差错，饭票差了会饿肚子，咱也赔不起。书包经常鼓鼓囊囊，除书本外，还有同学们的口粮。有时书包往操场一放就去运动，也不担心被偷被抢。那时学生很淳朴，校园很安全。

1984年，新中国成立35周年。北京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组织盛大的国庆活动。我很荣幸被安排参加晚上联欢，清华方阵在西华表下面，大家载歌载舞，彻夜狂欢。那时全国人民心劲很高，粮食供应充足了，学生的油水也上来了，主食吃不了那么多，我专门有一个书包存放班上多余的粮票。那时全国经济不平衡，常有游商来宿舍用瓜子换粮票的。于是各宿舍到了晚上“夜谈会”时，又多了一项“嗑瓜子”。当时没远见，否则留下来的粮票如今都成“纪念证券”了。

以吃喝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感情是纯友谊。同学们非常配合，一到月底肚子饿了就想起我。虽然占用了大量时间，但生活委员的工作让我找到了存在的价值，能为同学服务是很幸福的美差。那时各食堂都

有同学帮厨，菜票和粮票都是同学帮厨时捋扎的，大家互相信任。九食堂的油饼香喷喷，有同学帮厨时，同宿舍同学派代表早点儿去。大油饼用长钎子串着，同学代表赶紧拿回，同宿舍的同学有福了。

那时没有动车高铁，印象中云南同学整个大学期间只回一趟家，火车汽车倒牛车，往返要两周时间。每到开学时，同学们从天南地北带回各地特产，甚是美味。俺老家山西没啥好吃的，返校当天早上排队去买一桶老陈醋拎回学校。那几天同学们天天去抢包子饺子，蘸上老陈醋，12号楼楼道里醋香绕梁。

几十年来，中国从物资短缺、粮食定量供应到物质极大丰富，社会发展突飞猛进，我们是历史的见证者、建设者，更是时代的幸运儿。当代的大学生衣食无忧，食堂里饭菜琳琅满目，外卖随时送到。大学生活多姿多彩，课内课外活动应接不暇。如今的大学生吃饱穿暖，但精神压力更大，他们比我们当年更幸福快乐吗？AI大潮汹涌来临，传统生活方式和发展模式被打破，“生活委员”依然需要有新的思维突破和内涵创新。

## 读者·编者

本刊2025年冬季号104期刊登了王贵如《高澍，我的好兄弟》一文后，2026年1月9日王贵如之女王瑞菊女士收到赠送的期刊后来信：

父嘱我转禀文辉老师：承蒙雅爱，惠予推介拙作，令高澍之事迹得以在清华学子间广为流传。感荷盛情，铭记于心。

我手握墨色新刊，百感如潮。沉邃

墨色中，凝驻着对故人的深深缅怀，其身影、笑语与风骨仿佛于字间悄然浮现，令思念绵延难消。墨韵流转处，清华精神熠熠生辉——那是伏案时的执着、钻研中的无畏、治学上的坚守。一刊虽薄，却承载着厚重的情意与风骨，抚卷之时，敬意与追思奔涌而来。在此，谨向为本文刊发付出辛劳的黄老师，以及为此默默奉献的每位同仁，致以最深切的谢忱。